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二十三

起上章淝灘盡著
雍執徐凡九年

孝宗穆皇帝下

升平四年春正月癸巳燕主雋大閱于鄴欲使大司馬

恪司空陽鷺將之入寇

鷺音務將
即亮翻

會疾篤乃召恪鷺及

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

年四
十二

戊子太子暉即皇帝位

暉字景茂僞第三子按長歷是年正月甲戌朔今僞以甲午卒

則戊子在甲午前即位恐是戊戌

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秦王堅分

司隸置雍州

雍於用翻

以河南公雙為都督雍河涼三州諸

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鎮安定

河涼二州非秦

土也雙所督實土惟安定五郡耳為雙以安定叛張本

封弟忠為河南公 仇池

公楊俊卒子世立 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

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專錄朝政

錄總也朝直遙翻

上庸王評為

太傅陽鶩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

朝直遙翻下同根

性木強

師古曰木謂質直強音其兩翻

自恃先朝勲舊

自銑以來根屢有戰功

心

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

亂乃言于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

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

古今成法

此殷法也非周法也

侯畢山陵宜廢主上為王殿下自

踐尊位以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

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

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

二鄰觀釁

二鄰謂晉秦也

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

可忍之祕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

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狠日甚將

成禍亂

狠戶壑翻

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深謀早

為之所恪不聽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暉曰太宰

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

帥讀曰率

可足渾氏將

從之暉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

嫠陵之翻無夫

曰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

土

龍城在鄴城東北故曰東土

言於可足渾氏及暉曰今天下蕭條

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

密奏根罪狀使右衛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并其妻子

黨與大赦

既誅根及其妻子黨與恐衆心反側故肆赦以安之

是時新遭大喪誅

夷狼籍內外恟懼

恟許拱翻

太宰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

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

從才用翻

或說以宜自嚴備

說輪芮翻

恪

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鎮之奈何復自驚擾衆將何仰

復扶又翻

由是人心稍定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

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

道量才授任

量音良

人不踰位官屬朝臣或有過失

朝直廷翻

不顯其狀隨宜他叙不令失倫

以叙遷為他官不令失其倫等也

唯以

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

尔復欲望宰公遷官邪

恪為太宰故稱之為宰公復扶又翻

朝廷初聞燕

主雋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

耳

史言慕容恪能輔幼主桓溫能料敵

三月己卯葬燕主雋于龍陵

陵在龍城

因以謚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多為名

難難乃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

塞悉太宰恪以吳王垂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

諸軍事兖州牧荊州刺史鎮梁國之蠡臺使疏吏孫希

為并州刺史傳顏為護軍將軍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

淮而還境內乃安史言恪當國有大憂衆心危疑之際處之有方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觀古

玩翻示之也觀兵希泳之弟也孫泳拒趙見九十六卷

曜兵以示之也委質者能守死而不貳子孫必獲其福也匈奴劉衛

辰遣使降秦降戶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

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

贇於倫翻

大獲

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

何也

敗補邁翻

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衛

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夏六月代王什翼犍妃

慕容氏卒

犍居言翻

秋七月劉衛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

翼犍以女妻之

妻七細翻

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既謝

安少有重名

少詩照翻

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

會工外翻

以

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

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

謝安字安石江東人士始焉所期望者殷

浩浩既無以滿衆望矣繼而所望者謝安而安卒能匡輔晉室世之論者皆優安而劣浩余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浩之所以敗正以與桓溫齊名其心易溫又值石氏之亂以為可以立功敗于輕率也謝安當桓溫擅政之時又身嘗為之僚屬而懲浩之所以失戒溫而為之備溫既死而值秦之強競競焉為自保之謀常持懼心此其所以濟也史氏謂其能矯情鎮物安每遊東山

東山

在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里安故居今為國慶禪寺

常以妓女自隨

妓渠綺翻

司

徒昱聞之曰安石既與人同樂

樂音洛

必不得不與人同

憂名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

劉惔以清談貴顯而

謝尚謝奕謝萬皆為方伯盛于一時恢徒甘翻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

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言恐亦不免如諸兄弟也及弟萬廢黜安始

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

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冬十月烏桓獨孤部

鮮卑沒弈干各帥眾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帥讀曰率

降戶江翻處昌呂翻下同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

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稽音啟不敢犯邊實憚

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

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 十一月

封桓溫為南郡公溫弟冲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縣

公 燕太宰恪欲以李續為右僕射燕主暉不許恪屢

以為請暉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暉請獨

裁出為章武太守以憂卒

暉不平李續事
見上卷上年

五年春正月戊戌大赦 劉衛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

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衛辰由是叛

秦專附於代

史言夷狄
反覆難保

東安簡伯郗曇卒

郗丑之翻
曇徒舍翻

二月以東陽太守范汪都督徐充冀青幽五州諸軍事

兼徐充二州刺史

平陽人舉郡降燕

平陽時屬張平

燕以建

威將軍段剛為太守遣督護韓苞將兵共守平陽方

士丁進有寵于燕主曄欲求媚于太宰恪說恪令殺太

傅評

說輸芮翻

恪大怒奏收斬之

高昌卒

三年高昌奔榮陽

燕河

內太守呂護并其衆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

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宰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

真將兵萬人共討之

將即亮翻冠古玩翻

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

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

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

易以
跋翻

而多殺士卒頃攻黎陽

多殺精銳卒不能拔

事見上
卷二年

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

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

間古

覓翻

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

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夏四月桓

溫以其弟黃門郎豁都督沔中七郡諸軍事

魏置中書
監令又置

通事郎黃門郎沔中七郡魏興新

兼新野義城二郡太

守

城當作成

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涼驃騎大將軍

宋混疾甚

驃匹妙翻奇寄翻

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

靚疾

正翻又疾郢翻省悉景翻

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

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

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

不稱耳

凡儒者多務為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稱尺證翻

殿下策勵而使之

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

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

朝直送翻

及卒行路

為之揮涕

辛子恤翻
為于偽翻

玄靚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五

月丁巳帝崩

年十九

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

統

元帝明帝成帝皆正統相傳琅邪王丕成帝長子也故曰中興正統

義望情地莫與為

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庚申

即皇帝位大赦壬戌改封東海王奔為琅邪王秋七月

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廟號孝宗 燕人圍野王數月

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虜皇甫真

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

多羸器甲不精空深為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

將即亮翻羸倫為翻
楯食尹翻行下孟翻

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真所部

七趨

喻翻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

子犇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

降戶江翻

徙士人將帥于

鄴自餘各隨所樂

帥所類翻
樂音洛

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為中

書著作郎

晉武帝以秘書并中書省故
曰中書著作郎琛丑林翻

九月戊申立

妃王氏為皇后后濛之女也穆帝何皇后稱穆皇后居

永安宮

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

惡烏路
翻下同

起兵攻

澄殺之併滅其族

宋澄豈特機事不稱哉遂亦其族以此知經世非儒緩者所能為也

張

玄靚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

張

平襲燕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鴈門殺太守單男

單音善姓

也既而為秦所攻平復謝罪于燕以求救

復扶又翻

燕人以

平反覆弗救也平遂為秦所滅乙亥秦大赦

徐充

二州刺史范汪素為桓溫所惡

桓溫初以安西鎮上流汪為上佐益惡其異已

也若汪於此時能立異必知溫之心迹矣惡鳥路翻

溫將北伐命汪帥眾出梁國

帥讀冬十月坐失期免為庶人遂廢卒於家

卒子恤翻

子寧

好儒學

好呼到翻

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于桀紂或

以為貶之太過甯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

沈持林翻

游

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

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

以喪身覆國

喪息浪翻

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

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

罪大也

喪息浪翻

呂護復叛犇燕燕人赦之以為廣州刺

史

燕無廣州以刺史之名授護耳

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

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敦徒門翻

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

長寧

長寧侯張祚也

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出

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即其人

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少詩照翻更求其助肅曰

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朝直遙翻

肅與白駒從天錫肅斫之不中中竹仲翻白駒繼之又不克

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逸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

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

帥讀曰率
呼火故翻

張邕凶逆無道既滅

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

邪

將即
亮翻

今所取者止張邕耳它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

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

刎扶
粉翻

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

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

自張重華沒後張
祚張瓘宋混宋澄

以及張邕張天錫遞相屠滅涼
浸衰矣使疏吏翻冠古玩翻

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

九年奉升平年號

涼至是方奉
建康年號

詔以玄靚為大都督隴

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燕大赦

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弟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

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

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弃不用當

是之時内外之官率皆稱職

稱尺證翻

田疇修闢倉庫充實

盜賊屏息

屏必郢翻

是歲歸義侯李勢卒

永和三年李勢降至是而卒

哀皇帝

諱不成帝長子也字千齡咸康八年封琅邪王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隆和元年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甲寅減田租畝收

二升

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畝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今減之畝收二升

燕豫州

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孤城

不足取也

將即亮翻介如字獨也又音憂

燕人從其言遣寧南將軍呂

護屯河陰

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郎將

徐兗二州刺史鎮下邳龍驤將軍袁真為西中郎將監

護豫司并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鎮汝南

希真既並假節職任

宜同之矣希亦當帶並護之職史逸之也驤思將翻監工銜翻

並假節希冰之子也

冰庾

東政于咸康

丙子拜帝母周貴人為皇太妃儀服擬于太后

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犇兗

永和十二年

年桓溫留戴施戌洛陽宛於元翻

陳祐告急五月丁巳桓溫遣庾希及

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

帥讀曰率

遐嶽

之子也

鄧嶽王敦將也敦敗後自歸著功交廣

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

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

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

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孫綽上疏曰

晉志曰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

籍在東觀故使儒者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郎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晉惠帝置祕書監併統著作省蓋著作雖別置省而猶隸祕書也余按班固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廷如是則

漢西都雖未置著作之官而承明金馬亦著作之所也最悉亶翻騎奇寄翻

昔中宗龍飛元

廟號非惟信順協于天人

易大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

實賴

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

自賈后之

廢趙王倫之誅繼而諸王交兵胡羯乘之而起天下大亂至是六十餘年矣喪息浪翻

河洛丘墟

函夏蕭條

函容也夏大也言平原之地所函容者大也夏戶雅翻

士民播流江表

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

長知兩翻

亡者丘隴成行

行戶剛翻

雖

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

之日

賈公彥曰若不定之辭

中興五陵即復緬成遐域

中興五陵元帝建平

陵明帝武平陵成帝興平陵康帝宗平陵
穆帝永平陵皆在江南緬遠也遐亦遠也
泰山之安既

難以理保

言以理觀之遷都于洛難以保泰山之安也

烝烝之思豈不纏於

聖心哉

烝烝進進也言若遷洛纏心于江南陵寢孝思進進也

溫今此舉誠欲大

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以反舊

之樂賒趨死之憂促哉

樂音洛趨七喻翻

何者植根江外數十

年矣

中原以江南為江外亦曰江表

一朝頓欲拔之驅蹶於窮荒之地

蹶昌六翻

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

離力智翻

棄生業田宅不

可復售

復扶又翻

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鄉

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

溺奴狄翻

此仁者所宜哀

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為且宜遣將帥有威

名資實者先鎮洛陽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掃平梁許

梁謂梁國許謂許昌皆當

江南入洛之要路

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既通開墾之積已豐材

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

夏戶雅翻

奈何捨百

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

孫楚仕武帝時有才名

少慕高尚

少詩照翻

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

致意興公

孫綽字興公

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

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
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
在昔喪亂忽涉五紀

孔穎達曰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喪息

浪翻自惠帝永興元年劉淵始亂距是歲五十九年自懷帝永嘉五年洛陽陷距是歲五十年

戎狄肆

暴繼襲凶迹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

氛穢廓清中畿

中畿王畿也周禮九畿王畿方千里其外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皆以五百里

言之王畿在九畿之中故此曰中畿帥讀曰率

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

若此諸所處分

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

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鍾

虞

虞音巨

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

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虞溫乃止朝

廷以交廣遼遠

溫督荆司雍益梁寧交廣八州

改授溫都督并司冀三

州溫表辭不受

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

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六月甲戌燕征東叅軍

劉拔刺殺征東將軍冀州刺史范陽王友於信都

刺七亦翻

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

以晉援兵至也

中流矢而卒

中竹仲翻

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鄧遐進屯新城

新城春秋戎蠻

子之國也自漢以來屬河南隋改為伊闕縣

八月西中郎將袁真進屯汝南

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冬十一月代王什翼犍納女

于燕

犍居言翻

燕人亦以女妻之

妻七細翻

十二月戊午朔日

有食之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真自汝南退屯壽

陽

以洛陽兵解退屯而燕兵尋復至矣

興寧元年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三月壬寅皇太妃

周氏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就第治喪

治直之翻

詔司徒會稽

王昱摠內外衆務帝欲為太妃服三年

偽于

僕射江彪

啟於禮應服總麻

彪通開翻

又欲降服暮彪曰厭屈私情所

以上嚴祖考乃服總麻

周禮曰王為諸侯總緣弁而加環經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

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昔彪以為應服總者蓋以帝入後大宗則周氏者琅邪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厭於葉翻嚴尊也

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

守劉遠遠奔魯陽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

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溫以撫軍司馬王

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郝超為叅軍

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髯參

軍短主簿

以超多髯而珣短也

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力令

呈翻溫氣槩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

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溫掾溫

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仗節王掾當作黑頭公

皆未易才也

易以豉翻

玄弈之子也

升平二年謝弈卒

以西中郎

將袁真都督司冀并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庾希都督

青州諸軍事

癸卯燕人拔密城

密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

劉遠

犇江陵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

角二星亢四星晉天文志角亢氏鄭兗州

分孛蒲內翻
亢居郎翻

張玄靚祖母馬氏卒

靚疾正翻
又疾郢翻

尊庶母

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

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

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

弑玄靚

帥讀曰率下同
考異曰帝紀天錫
殺玄靚自立在七月今從晉春秋

宣言暴卒

謚曰冲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

平公

使疏
吏翻

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

奉章詣建康請命

綸姓也姓譜曰魏志孫文端臣綸直

并送御史俞歸東

還

穆帝永和三年歸使涼州今乃還

癸亥大赦

冬十月燕鎮南將

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

長平縣前漢屬汝南郡後漢晉屬陳

郡賢曰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

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

考異曰燕書作朱黎今從晉帝紀

代王什翼犍擊高車大破之

高車即敕

勒也俗乘高輪車故亦號高車部李延壽曰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捷居言翻

俘獲萬餘口馬牛羊

百餘萬頭

以征虜將軍桓冲為江州刺史十一月姚

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毗帥其徒北叛冲討斬之

桓溫之破姚襄獲襄將張駿揚凝等徙于尋陽

二年春正月丙辰燕大赦 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

李洪略地河南

驤思將翻

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

土斷

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為斷也斷丁亂翻

嚴其法制謂之庚戌

制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

斷讀曰短

侍中高崧

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為

乘繩證翻

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

論語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不聽 辛未帝以藥發不能親萬幾褚

太后復臨朝攝政

穆帝以幼冲嗣位褚太后臨朝稱制升平元年帝加元服太后歸政帝即位

年長矣以疾不能親政太后復臨朝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夏四月甲辰燕李洪

攻許昌汝南敗晉兵于懸瓠

敗補邁翻水經注曰懸瓠城汝南郡治也城之西北

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如垂瓠因以名城瓠音胡又音互

潁川太守

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薨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

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郎將袁真等禦之

去年五月加桓溫督錄假

黃鉞至是書其官名而不姓堅冰至矣

溫帥舟師屯合肥

帥讀曰率

燕人遂拔

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遣鎮南將軍慕

容塵屯許昌 五月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

加大司馬溫楊州牧錄尚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溫入參

朝政溫辭不至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

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

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

為復讓

復扶又翻

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六月秦王堅遣

大鴻臚拜張天錫為使持節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

詔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居之

赭圻在宣城界南史沈攸之自虎檻

洲進攻赭圻陶亮等自鵲頭引兵救之劉昫曰宣州南

陵縣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舊治赭圻城唐長安四

年移治青陽城按溫表云春穀縣之赭圻城在江東岸

臨當濡須口上二十里距建康宮三百二十里南有聲

里北有高安戍車

昌遮翻圻渠希翻 固讓內錄

內錄謂錄尚書事也

遙領揚州牧

秦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

公柳等猶有五人王猛言于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

堅不從

為後柳等反張本去羌呂翻

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

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

燕太宰恪將取洛陽

考異曰帝紀

慕容暉寇洛陽上云苻堅別帥侵河南按明年恪拔洛陽堅親將以備潼關是未敢與燕爭河南也十六國春秋堅傳亦無此舉帝紀恐誤

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

使司馬悅希軍于盟津

盟讀曰孟

豫州刺史孫興軍于成臯

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于逆亂

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寧二年

志欲

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

胡之為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

行下孟翻

請解禁錮參其

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

將軍陳祐守之

冠古玩翻

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効力

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

以少擊燕衆摧破之

少詩治翻

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

能守

度徒洛翻

乃以救許昌為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

陽祐帥衆而東

帥讀曰率

勁喜曰吾志欲致命

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朱子曰致命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

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遂葬新

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

秦王堅命公國

各置三卿

晉制王國置郎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秦因其制

并餘官皆聽自采

辟獨為置郎中令

偽為于翻

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

引以為卿

又都活翻

黃門侍郎安定程憲請治之

治直之翻

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濫如是宜

令有司推檢辟召非其人者悉降爵為侯自今國官皆

委之銓衡

銓衡謂吏部尚書也

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

師百里內工商阜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

平陽平昌九江陳留安樂五公皆降爵為侯

樂音洛

三年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 劉衛辰復叛代

劉衛辰附

代見上升平五年復扶又翻

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

犍居言翻

什翼

捷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匹什翼捷知而匿之

北按

史代國俗無繒帛而謙盜之其罪在不赦而謂左長史

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

士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

中竹仲翻

既而獲射者羣臣

欲嚮割之什翼捷曰彼各為其主鬪耳

偽為于翻

何罪遂釋

之 大司馬溫移鎮姑孰

溫又自赭圻而東鎮姑孰

二月乙未以其

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

領荊州刺史

義城郡置于襄陽襄陽郡屬荊州而義城郡領揚州淮南之平阿下蔡益桓宣先從

祖約退屯淮南後鎮襄陽陶侃以其淮南部曲置義城
郡於穀城蓋有揚州之民而又置揚州僑縣于穀城穀
城荊州統內之地也故曰荊州揚州之義成曰義成者
言以義成軍因而名郡後人又於成字旁添二失其初
立郡之旨矣京兆郡屬雍州加江州刺史桓冲監江州
時亦僑立於襄陽雍於用翻

及荊豫八郡諸軍事

初冲刺江州領西陽譙二郡太守
今加監荊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

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凡六郡通所鎮尋陽為八郡監工
銜翻 考異曰帝紀云冲領南蠻校尉按江左唯荊州

領南蠻冲傳亦無蓋紀
因桓豁重出今不取

並假節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

會大司馬溫于洌洲

今姑孰江中有
洌山即其地

共議征討丙申帝

崩于西堂

年二十五西堂太極殿西堂也建康太極殿
有東西堂東堂以見羣臣西堂為即安之地

事遂寢帝無嗣丁酉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

奕當

作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即皇帝位大赦

秦大赦

改元建元 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

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

易以
鼓翻

勿

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

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

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赦之必為後患遂殺之恪略地

至峭瀾

峭瀾谷也
瀾瀾也
瀾彌充翻

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

以備之

將即亮翻
陝式丹翻

燕人以左中郎將慕容筑為洛州刺

史鎮金墉

筑張
六翻

吳王垂為都督荆揚洛徐兗豫雍益涼

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鎮魯陽

雍於
用翻

太宰恪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

蔚

見上卷穆帝
永和十二年

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然

身為元帥實有愧于四海

帥讀
曰率

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

太守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

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

易蠱卦六五爻

辭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

惟孝

見尚書

其是之謂乎

太宰恪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

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

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

近其新翻

故未嘗負敗

壬申葬哀

帝及靜皇后于安平陵

王皇后諡曰靜晉書作靖

夏四月壬午燕

太尉武平匡公封齊卒

諡法貞心大度曰匡

以司空陽騫為太尉

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真為司空領中書監驚歷事四朝

鹿號偽諱四朝朝直遙翻

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驚謙

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

法度者

封奔事燕亦歷事四朝其宣勞過于陽驚子孫貴顯亦過于陽氏豈奔之謙德有愧於驚邪或

者史家因陽氏家傳書之而詩人闕然無述也少詩照翻

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

城襄公周撫卒

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撫在益州三十餘年

穆帝永和三年

桓溫平蜀留撫鎮之至是纔十九年益晉未得蜀之前置益州刺史于巴東撫先已為刺史溫既克蜀撫仍為益州刺史鎮彭模曰在益州三十餘年者史通其鎮巴東鎮彭模之年數之也甚有威惠詔以

其子捷為太守楚代之

捷居言翻

秋七月己酉徙會稽王

昱復為琅邪王

元帝以昱為琅邪王奉恭王祀成帝咸和元年王生母鄭夫人薨王號慕請服

重徙封會稽王是後康帝哀帝及今帝皆自琅邪入繼大統會工外翻

壬子立妃庾氏

為皇后后冰之女也 甲申立琅邪王昱子昌明為會

稽王昱固讓猶自稱會稽王

會工外翻

匈奴右賢王曹轂

左賢王劉衛辰皆叛秦轂帥眾二萬寇杏城秦王堅自

將討之

轂古祿翻帥讀曰率將即亮翻

使衛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

輔太子宏留守長安八月堅擊轂破之斬轂弟活轂請

降

降戶江翻

徙其豪傑六千餘戶于長安建節將軍鄧羌討

衛辰擒之於木根山

木根山在朔方

九月堅如朔方巡撫諸胡

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

李威擊斬之

幼亦秦主生之弟也

鮮卑秃髮椎斤卒年一百一

十子思復韃代統其衆

韃居言翻

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

孫也

樹機能亂涼州見晉武帝紀從才用翻

梁州刺史司馬勲為政酷

暴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即於坐梟斬之

忤五

故翻坐沮臥翻梟堅亮翻

或親射殺之

射而亦翻

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

不敢發及撫卒勲遂舉兵反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

切諫

西戎司馬西戎校尉之屬官也雍於用翻隗五罪翻

勲皆殺之自號梁益二

州牧成都王十一月勲引兵入劔閣攻涪西夷校尉母

丘暉棄城走

晉初置西夷校尉治汶山今益治涪城涪音浮

乙卯圍益州刺史

周楚于成都大司馬溫表鷹揚將軍江夏相義陽朱序

為征討都護以救之

夏戶雅翻相息亮翻

秦王堅還長安以李

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轂為鴈門公劉衛辰為夏陽公

夏戶雅翻各使統其部落十二月戊戌以尚書王彪之為

僕射

海西公上

諱弁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為東海王穆帝升平五年改封琅邪

王即位後桓溫廢為海西公

太和元年春三月荊州刺史桓豁使督護桓胤攻南鄭

討司馬勲 燕太宰大司馬恪太傅司徒評稽首歸政

上章綬請歸第

稽音啟上時掌翻

燕主暉不許 夏五月戊寅

皇后庾氏崩 朱序周楚擊司馬勲破之擒勲及其黨

送大司馬溫溫皆斬之傳首建康 代王什翼犍遣左

長史燕鳳入貢于秦

捷居言翻
燕於賢翻

秋七月癸酉葬孝皇

后于敬平陵

庾后謚
曰孝

秦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楊安

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二萬寇荊州攻南鄉郡

萇仲良
翻帥讀

曰荊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于新野秦兵掠安陽民

萬餘戶而還

安陽縣漢屬漢中郡魏置魏興郡安陽屬
焉晉省秦攻南鄉而退安能深入山阻掠

安陽之民乎載記作漢陽謂
漢水之北也當從載記為是

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

州司馬勲初平赦其
支黨及脅從者

冬十月加司徒昱丞相錄尚書

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劔履上殿

朝直遙翻
上時掌翻

張天錫

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

涼與秦通見上卷穆帝永和十二年使疏吏翻

燕

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

還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既而復通于張天錫

李儼據隴

西事始上卷永和十一年降戶江翻復扶又翻

十二月羌斂岐以略陽四千家

叛秦稱臣于儼

載記作斂岐張天錫傳作廉岐斂羌姓也

儼於是拜置牧守

與秦涼絕

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

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郎將趙盤自魯陽戍宛

宛於元翻

徐

兗二州刺史庾希以后族故兄弟貴顯大司馬溫忌之

二年春正月庾希坐不能救魯高平免官

考異曰帝紀是月希有

罪走入海按本傳海西廢後希始逃于海陵此時才坐免官耳

二月燕撫軍將軍下

邳王厲鎮北將軍宜都王桓襲敕勒秦輔國將軍王

猛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邵羗揚武將軍姚萇

等帥衆萬七千討斂岐三月張天錫遣前將軍楊適向

金城征東將軍常據向左南

張軌置左南縣屬晉興郡開明十三年志曰石城西

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河水迤其南曰左南津通音聿

游擊將軍張統向白土

晉志

白土縣屬金城郡十三州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為緣河濟渡之地

天錫自

將三萬人屯倉松

倉松縣自漢以來屬武威郡後梁呂光改曰昌松縣將即亮翻

以討

李儼斂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至皆降王猛遂克

略陽斂岐奔白馬

白馬即武都白馬底之地

秦王堅以萇為隴東太

守夏四月燕慕容廆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張

天錫攻李儼大夏武始二郡下之

宋白曰張駿十八年分武始興晉廣武置

大夏郡唐為大夏縣屬河州張駿以狄道縣置武始郡今熙州即其地夏戶雅翻

常據敗儼兵

於葵谷

敗補通翻

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

枹音膚

遣其

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

將軍王撫帥騎二萬會王猛以救儼猛遣邵羌追斂岐

王撫守戾和姜衡守白石

白石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賢曰白石山在今

蘭州宋白曰河州鳳林縣本漢白石縣地張駿八年改為永固縣

猛與楊安救枹罕天

錫遣楊暹逆戰于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

天錫相持於城下

枹罕城下也

邵羌禽斂岐於白馬送之猛

遺天錫書曰

遺于季翻

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

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

二家

謂秦涼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

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

遂引兵歸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

人從才用翻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為備將士繼入

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鎮枹

罕立忠將軍符秦所創置張天錫之西歸也李儼將賀朏說儼曰

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奈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

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

以得志儼曰求救于人以免難難既免而擊之天下其

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猛責儼以不即出

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斬肫

肫株倫翻又音豚說輸芮翻難乃且翻

以儼

歸至長安堅以儼為光祿勳賜爵歸安侯燕太原桓

王恪言于燕主暉曰

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

于臣先帝以長幼之次

長知兩翻

故臣得先之

得先悉薦翻

臣死

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暉親視

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于薦賢賢者雖在板

築猶可為相

謂殷王高宗起傳說於板築之間命以為相

況至親乎吳王文

武兼資管蕭之亞

謂才亞於管仲蕭何也

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

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

窬音俞卒子恤翻

秦

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

覘丑廉翻又丑艷翻

命

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

曹轂匈奴右賢王也前年降於秦朝直遙翻

以西

戎主簿郭辯為之副

晉武帝置西戎校尉於長安秦益因之主簿其屬也考異曰燕建

熙八年皇甫真為太尉燕書及載記真傳郭辯至燕皆在真為太尉下晉春秋在建熙十年八月恐皆非是故

附於曹轂降秦下

燕司空皇甫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

為散騎常侍

皇甫真本安定人仕於燕從才用翻散悉宣翻騎奇寄翻

辯至燕歷造

公卿

造七到翻

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主

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真怒曰臣無境外

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晳

請窮治之

治直之翻

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

紀實可圖也

為于偽翻朝直遙翻

鑒機識變唯皇甫真耳堅曰以

六州之眾

六州幽并冀司充豫也

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曹轂

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

堅分

轂部落貳城以西二萬餘落使轂長子璽統之貳城以東二萬餘落使轂小子寅統之

荊州刺

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

陽豁追擊盤於雒城擒之

雒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其地當在唐鄧州向城縣界新

唐志曰向城縣北八十里

有魯陽關留兵戍宛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秋七月

燕下邳王厲等破敕勒獲馬牛數萬頭初厲兵過代地

犯其稼田

稼子例翻糜也今南人呼黍為稼北方地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故有稼田項安世曰黍

有二種正黍似粟而大以五月熟今荆人專謂之黍又謂之黍稷是也又一種尤高大稈之狀至如蘆實之狀至如薏苡荆人謂之討黍又謂之蘆稷然以秋而熟非正黍也代王什翼犍怒

犍居燕言翻

平北將軍武強公瑒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什翼犍攻

雲中泥土棄城走

泥與同

振威將軍慕輿賀辛戰沒

九月

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

事徐兗二州刺史鎮京口

郗丑之翻愔揖淫翻沈約曰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并兗州

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界者成帝咸和四年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并四州

秦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并州牧晉公柳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皆與之通謀秦王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鎮東將軍洛

州刺史魏公虔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

復扶

又翻秦并州刺史治蒲阪秦州刺史治上邽洛州刺史治陝雍州刺史治安定雙武皆健子也虔疎鳩翻鎮

東主簿南安姚眺眺他弔翻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面

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況自為難乎

難乃旦翻

虔不聽

堅聞之徵柳等詣長安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虔

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反

果如王猛之言

堅遣使諭之曰吾

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

其位一切如故各齎鰲以為信皆不從

鰲肉脆而齎之易入以喻親戚

離叛則國力脆弱將為敵人所乘故齧黎付使者賜柳等以為信也使疏吏翻齧魚結翻

代王什

翼捷擊劉衛辰河冰未合什翼捷命以葦絙約流澌俄

而冰合

自代擊朔方西渡大河其津曰君子津絙居登翻

然猶未堅乃散葦於

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捷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

犇秦秦王堅送衛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十二月甲子

燕太尉建寧敬公陽鶩卒

謚法合善典法曰敬夙夜警戒曰敬

以司空皇

甫真為侍中太尉光祿大夫李洪為司空

三年春正月秦王堅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分討上邽安定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陝城堅命蒲陝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并力取之

陝式冉翻

雍於用翻

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暉幼弱政不在已太

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暉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彊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于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

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疎言之當在汝及冲汝曹

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

少詩照翻
難乃旦翻

吳王天資英

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

海况外寇不足憚也慎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為意

也冒利而忘害者謂利在於得兵權而冒
當大司馬之任而忘亡國敗家之害也又以語大傳

評語牛
倨翻及恪卒評不用其言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

冲為大司馬冲暉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為侍中

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為評垂有隙張
本騎奇寄翻

秦魏公廋以

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

華陰縣在陝城之西

有潼關之險降戶江翻華戶化翻

燕魏尹范陽王德

燕都鄴以魏郡太守為尹

上

疏以為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

之今符氏骨肉乖離國分為五

蒲阪陝城上邽安定與長安為五

投誠

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

吳越之事足以觀矣

國語越范蠡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敢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敢逆

天宜命皇甫真引并冀之衆徑趨蒲阪

趨七喻翻

吳王垂引

許洛之兵馳解廋園太傅摠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

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混壹之期

于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

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

難乃旦翻
易以豉翻

朝廷雖明未

如先帝

燕人謂其
主為朝廷

吾等智畧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

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魏公庾遺吳王垂及皇甫真

機曰

遺于
季翻

將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

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

左傳吳入
越越子保

于會稽使行成於吳吳子許之伍子胥諫不聽其後越
人吳請使吳王居甬東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

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縊賈逵曰甬東
越鄙甬江東也索隱曰今鄞縣即其處甬余隴翻垂謂

真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傳
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真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
何 三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癸亥大赦 秦楊成世

為趙公雙將苟興所敗毛嵩亦為燕公武所敗犇還秦

王堅復遣武衛將軍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

將翟儁等帥衆三萬討之

敗補邁翻復扶
又翻儁奴沃翻

夏四月雙武

乘勝至于榆眉以苟興為前鋒王鑒欲速戰呂光曰興

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因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鑒等進攻之晉公柳數出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王猛不

應柳以猛為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帥眾二萬

西趨長安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

帥讀曰率趨七喻翻敗補邁翻

柳引軍還猛邀擊之盡俘其眾柳與數

百騎入城猛羌進攻之秋七月王鑒等拔上邽斬雙武

宥其妻子以左衛將軍苻雅為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

公丕為雍州刺史

樂音洛雍於用翻

九月王猛等拔蒲阪斬晉

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陝城

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

占之贍翻晉制官品自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

占田有差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寶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國之戶口少於私家

少所治翻

倉庫空竭用

度不足尚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綰曰今三方鼎峙

三方謂燕

也晉秦各有吞併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

橫戶益翻

至使民戶殫盡委輸無入

委於偽翻
輸書遇翻

吏斷常俸戰士絕

廩官貸粟帛以自贍給既不可聞於鄰敵且非所以為

治

治直
吏翻

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

罷斷丁
管翻

燕主曄

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

擿他
歷翻

無敢蔽匿出戶二

十餘萬舉朝怨怒

朝直
遙翻

綰先有疾自力釐校戶籍疾遂

亟冬十一月卒

十二月秦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廩

送長安秦王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

兄屢謀逆亂臣懼并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

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

符健廟號高祖

乃賜廋死原

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

諸弟之無後者

符生廢為越王謚曰厲

苟太后曰廋與雙俱反雙

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

不可以無後至于仲羣不顧太后謀危宗廟

符雙字仲羣

天

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為征東大將軍并州刺

史鎮蒲阪鄧羗為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鎮陝城擢姚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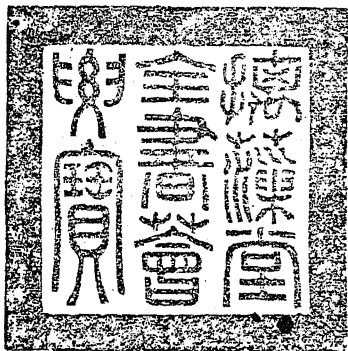
為汲郡太守

加大司馬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是

歲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世亦稱臣于秦秦以世為南秦州刺史



資治通鑑卷一百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吳紹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三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八十八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晉紀二十四

起居維大荒落盡
上章敦牂凡二年

海西公下

太和四年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郝愔

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等伐燕

慕容恪死溫乃
伐燕自謂相時

而動可以制勝豈知為慕容垂

所敗哉郝丑之翻愔挹淫翻

初愔在北府

晉都建康
以京口為

北府歷陽為西府姑孰為南州

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

京口兵可用蓋山川

風氣然也豈必至謝玄用之而後敵人知畏哉

深不欲惜居之而惜暗於事機

乃遺溫牋

遺于季翻

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惜子超

為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惜牋

更工衡翻

自陳非將

帥才不堪軍旅

將即亮翻帥所類翻

老病乞閑地自養勸溫并領

已所統溫得牋大喜即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

冠古玩翻

會稽為王國改太守為內史會工外翻

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庚

戌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甲子燕主暉立

皇后可足渾氏太后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女也

從才

用翻

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郝超曰道遠汴水又淺

兵亂

之餘汴水填淤未嘗有人浚治故淺汴皮變反

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

溫至金鄉

金鄉縣後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郡隋屬濟陰郡唐屬兗州我宋屬濟州縣在州東南九

十里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

引汶水會于清水

班固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水經注濟水東北入鉅野其

故瀆又東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杜佑曰濟水因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河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濟水也汶

音問虎生寶之子也

毛寶預有平蘇峻之功注又見前

溫引舟師自清水

入河舳艫數百里

舳音逐
艫音盧

郝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

自清水入河皆是汧流又道里回遠故言難以通運

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

資復無所得

復扶又翻

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

見賢遍翻
超七喻翻

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

碣音竭

若

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

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

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莫若頓

兵河濟

禮翻 濟子

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

如賒遲

賒遠也

然期于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

上時掌翻

進不速決退必愆乏

愆差爽也乏匱竭也此言糧運

賊因此勢以

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澁滯

澁色立翻

且北土早寒三軍

裘褐者少

少詩召翻

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

郁超之謀畧豈常人所及哉宜桓溫重之而不從其計者直趨鄴城決勝負于一戰溫所不敢煩兵河濟以待來年使燕得

溫遣建威將軍檀玄攻湖陸拔之

為備溫亦不為也

湖陸縣前漢曰湖陵屬山陽郡章帝更名湖陸晉分屬高平國賢曰湖陸故城在今兗州方與縣東南

獲

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暉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

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

水經注陳畱小黃縣有黃鄉杜預曰外黃縣東有黃

城兵亂之後城邑丘墟故曰黃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厲兵大敗單馬犇還高平

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顔于林

渚水經注華水東逕棐城北即北林亭也春秋諸侯會于棐林以救鄭過于北林按林鄉故城在新鄭北又

有白鴈陂在長社東北林鄉西南敗補邁翻

暉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

復扶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於秦

散悉宜翻騎奇

寄秋七月溫屯武陽

此東武陽也漢屬東郡魏晉屬陽平郡唐改曰朝城縣屬魏州

燕

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

帥讀曰率

枋音方

暉及太傅評大懼謀犇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

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為使持節

南討大都督

使疏吏翻

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

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胄黃門侍郎封孚尚書郎悉

羅騰皆從軍

悉羅騰蓋夷人以部落為氏如魏書官氏志所載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叱羅氏

如羅氏之類

胄鍾之子孚放之子也

申鍾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九年封放見九十

九卷穆帝永和七年

暉又遣散騎侍郎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

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

我至灞上

見九十九卷
永和十年

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

且燕不稱藩于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

彊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

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漣

漣彌充翻

則陛下大事去矣今

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

而取之不亦善乎

王猛之取李儼其計亦出此

堅從之八月遣將軍

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

至潁川

潁川郡治許昌

又遣散騎侍郎姜撫報使于燕

使疏

以

王猛為尚書令太子太傅封孚問于申胤曰溫眾彊士

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

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

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

未必皆與之同心

朝直遙翻

故溫之得志眾所不願也必將

乖阻以敗其事

乖異也阻隔也敗補邁翻

又溫驕而恃眾怯于應變

大眾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

持久坐取全勝

溫之為計正如此
申肩料之審矣

若糧廩愆懸情見勢

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

溫攻秦而不度霸水攻燕而徘徊枋頭人皆咎其不

進知彼知己溫蓋臨敵而方有見乎此也溫之智雖不足
足以禁暴定功然其去衆人亦遠矣愆謂糧運失期必

至懸絕也
見賢通翻

溫以燕降人段思為鄉導

降戶江翻
鄉讀曰嚮

悉羅騰

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

中郎將染干津擊斬之

染干亦夷姓
如悉羅之類

溫軍奪氣初溫使

豫州刺史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真克譙梁而

不能開石門

譙梁譙郡
及梁國也

水運路塞

塞悉
則翻

九月燕范陽王

德帥騎一萬蘭臺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

刺史李邦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

燕豫州刺史治許昌斷丁管翻

當佩

之子也

劉佩為慕容皝將却石虎攻宇文皆有功

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

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

剽匹妙翻急也

怯于陷敵

勇于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

挑徒了翻

分餘

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

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

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

又聞秦兵将至丙申焚舟弃輜重鎧仗

重直用翻

自陸道犇

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

沈約曰東

燕郡江左分濮陽所立也余按石虎分東燕郡屬洛州則是郡蓋祖逖在豫州時所置也燕於賢翻

溫自

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

汴水濟瀆皆自北而南恐追兵毒其上流故鑿井而飲

行

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

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

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

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

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

邑

襄邑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

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于襄邑

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

溫于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

燕左衛將軍孟高討擒之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

卒屯於山陽

劉昫曰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溫深恥

喪敗

喪息浪翻

乃歸罪於袁真

以石門不開糧運不繼為真罪

奏免真為庶

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

冠古玩翻

真以溫誣已不服表溫

罪狀朝廷不報真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

秦

降戶江翻使疏吏翻下同

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

淮南太守

本治壽春壽春既叛以虎生領淮南而守歷陽歷陽本淮南屬縣虎生守之外以備壽春內以衛江南

燕秦既結好

好呼到翻

使者數往來

數所角翻

燕散騎侍郎郝晷

給事黃門侍郎梁琛相繼如秦

琛丑林翻

晷與王猛有舊猛

接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修而秦大治

治直

吏翻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

萬年

萬年秦之櫟陽漢高帝更名屬馮翊晉屬京兆

欲引見琛

見賢遍翻

琛曰秦使

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

朝直遙翻灑所賣翻又如字掃所報

翻又然後敢見今秦主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

郎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

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

處昌呂翻馬於虞翻乘繩證翻

所至曰行在所

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

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曰遇者

何不期也杜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

何為不可乎琛曰晉

室不綱靈祚歸德

靈祚猶班彪王命論所謂神明之祚也

二方承運俱受

明命而桓溫猖狂闖我王略

左傳侵敗王略杜預注曰略經略法度余謂此略封

略也如左傳王與之武公之略之略

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

時患要結好援

要一遙翻好呼到翻下同

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

不競以為隣憂

競彊也朝直遙翻下同

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彊

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

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

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

騁衍曰中國有赤縣神州赤縣神州

內有九州焉所叙九州是也其外有裨海環之海縣之說蓋本諸此

天光分曜安得以乘

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

畧豈平居容輿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

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宮

為于偽翻

百僚陪

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

倣古私覲之禮也

問東朝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

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畧冠世

冠古玩翻

折衝禦侮其

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

稱尺證翻

野無遺賢琛從

兄弈為秦尚書郎

從才用翻

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

漢有典客之官

後改為大鴻臚此特臨時使之典客耳館音貫下果館同

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

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

瑾亮兄弟也為于偽翻

余竊慕

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

舍與琛臥起間問琛東國事

數所角翻
間古覓翻

琛曰今二方分

據兄弟並蒙榮寵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

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

燕在關東秦在關西二方分
據故謂燕為東國秦為西國

欲

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

使疏
吏翻

兄何用問為堅使

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

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

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

禮記郊特牲曰天子之元
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

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况它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

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

言當答拜也

乃不果拜

王猛勸堅畱琛堅不許燕主暉遣大鴻臚溫統拜袁

真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

宣城公

臚陵如翻使疏吏翻

統未踰淮而卒

吳王垂自襄邑還

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効

將軍孫蓋等椎鋒陷陳

立効句絕椎擣也直擣其鋒也

應蒙殊賞評皆

抑而不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

數所角翻爭讀如字

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

事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惡烏路翻

毀其戰功

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

垂曰先發制人

兵法曰先發制人後發者人制之

但除評及樂安王臧

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于國吾有死而已

不忍為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

內意謂可足渾后之意也

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于外餘非所

議垂內以為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

有憂色

令呼其父曰尊比毗至翻

豈非以主上幼冲太傅疾賢功高

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彊寇本欲保
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既知吾心何
以為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于駭

機

機弩牙也譬之發弩不虞而
機先發使人震駭故曰駭機

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

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

居東庶幾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

書武王有疾周公
冊祝于太王

王季文王請以身代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曰
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
斯得乃為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天大
雷電以風王啟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乃執書以泣

迎周公而歸
幾居希翻

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番守肥如

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

肥如之險即盧龍之塞也

垂曰善十一月辛

亥朔垂請畋于大陸

續漢志曰鉅鹿故大陸有大陸澤即廣阿澤

因微服出

鄴將趨龍城至邯鄲

趨七喻翻邯鄲縣漢屬趙國本趙都也晉屬廣平郡東魏廢隋復置

唐屬磁州邯鄲音寒丹

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

少詩照翻

垂

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主暉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

之

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

及于范陽世子令斷後

斷丁管翻

強不敢逼

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

燕既都鄴謂龍城為東都今

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

今日之計舍此安之

舍讀曰捨

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

傍步浪翻自范陽傍南山蓋由中山常山山谷間南還也

隱于趙之顯原陵

顯原陵趙主石

虎虛莫處

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

則無路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

颺戶垂章翻

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

從才用翻

世子令言于垂曰太

傅忌賢疾能構事以來人尤忿恨

謂構殺垂之謀也

今鄴城之

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中外同之

夏戶雅翻

若順衆心

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

政

朝直
遙翻

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

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

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子馬奴潛

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

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郎

中令高弼俱奔秦畱妃可足渾氏于鄴

段夫人垂前妃
之女弟可足渾

妃可足渾太后之妹也詳見一百

乙泉戌主吳歸追及

卷穆帝升平二年高弼垂之國卿

於閬鄉

乙泉戌即魏該所保乙泉塢也在宜陽縣西世南洛水之北原上閬鄉在弘農湖縣閬音旻

世

子令擊之而退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

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

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

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

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羈旅

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

慕容楷之才

復扶又翻

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

之見賢通翻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

言于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馴擾也從也順

也恭養猛獸使之擾狎順人之意曰馴馴詳遵翻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

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

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

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乘繩證翻冠古玩賓楷徒漢縣名屬遼西郡

為積弩將軍燕魏尹范陽王德素與垂善及車騎從事

中郎高泰皆坐免官垂在燕為車騎大將軍以泰為從事中郎尚書右丞申

紹言于太傅評曰今吳王出犇外口籍籍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

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粗坐五翻評曰誰可

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為尚書郎泰瞻之從子

高瞻見九十一卷元帝太興二年從才用翻紹胤之子也泰畱梁琛月餘乃

遣歸琛兼程而進程驛程也謂行者以二驛為程若一程而行四驛是兼程也比至

鄴比必宋翻吳王垂已犇秦琛言于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

旅多聚糧于陝東陝失冉翻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

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

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

敗補邁翻好呼到翻下同

琛曰今二國分據

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

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

符堅王猛之為謀梁琛固已窺見之矣

評

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

斷丁亂翻

問王猛曰名不虛

得評皆不以為然琛又以告燕主暉暉亦不然之以告

皇甫真真深憂之上疏言符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

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

樂音洛要一遙翻朱熹曰久要

舊要也

前出兵洛川

謂苟池鄧羌救燕時也

及使者繼至

使疏更翻

國之

險易虛實

易以鼓翻

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為其

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

伍員去楚奔吳借吳兵以報楚入郢事見左傳負音云

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

秦後伐燕之路果如真所

料杜佑曰潞州上黨縣漢為壺關縣

暉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

恃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

言苻堅雖未能純以善道交隣猶庶幾焉幾居希翻

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啟

寇心卒不為備

卒子恤翻

秦遣黃門郎石越聘于燕太傅評

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

靖言于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
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其所輕矣評
不從泰遂謝病歸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撓國政太傅

評貪昧無厭

撓奴教翻又奴巧翻厭於鹽翻
貪昧者貪財昧利不顧其害也

貨賂上流

流水行也水行就下無逆而上流之理貨賂上
行謂之上流言其逆于常理也上時掌翻下同

官非才

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為守宰者致治之

本

治直吏翻

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于行伍或貴戚

生長綺紈既非鄉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

守式又翻
行戶剛翻

長知兩翻更工衡翻加之黜陟無法貪情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

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因弊寇盜充斥綱頽紀紊莫相

糾攝糾督也攝錄也紊音問

又官吏猥多踰于前世公私紛然不

勝煩擾勝音升

大燕戶口數兼二寇

以晉秦為二寇

弓馬之勁四

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

比毗至翻調徒

鈞翻侵漁無已行雷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

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

廝音斯

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

民承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僻

謂秦僭號而吳僻在一隅也

猶能調

治所部有兼并之心

治直之辭

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

之不修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併官省職存恤兵家

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

如此則溫猛可臬

謂桓溫王猛臬堅亮翻

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

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悖

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社故呼為索

頭索昔各翻犍居言翻悖蒲內翻

雖乏貢御

御進也

無能為患而勞兵遠

戍有損無益

燕戍雲中以備代

不若移于并土控制西河南堅

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

斷丁管翻

猶愈于

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

省悉景翻

辛丑丞相昱

與大司馬溫會涂中

楊正衡曰涂音除涂中今滁
州全椒縣真州六合縣地

以謀

後舉以溫世子熙為豫州刺史假節

初燕人許割虎

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

謂使者許割地為失辭也

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

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

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

帥讀曰率騎奇寄
翻考異曰燕少

帝紀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明年正月拔洛十六國秦
春秋十一月王猛伐燕遺慕容紹宗紀書紀請降十二月猛

受降而歸今按獻莊紀云慕容令之奔還鄴建熙元年二月也時王猛猶在洛又猛遺紀書云去年桓溫起師故從

燕書

大司馬溫癸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

役既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祕書監孫盛

漢桓帝置祕書監晉武帝以祕書併中書省惠帝復置祕書監其屬有丞有郎并統著作省

作晉春

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

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

晉人于人子之前稱其父為尊君尊公

若此史遂

行自是關君門戶事

言欲滅其門也

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

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

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

稽音啟

盛大怒不許

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

求異書得之于遼東人與見本不同

見賢通翻

遂兩存之史言

桓溫唯以威逼改孫盛之書終不能沒其實

五年春正月己亥袁真以梁國內史沛郡朱憲及弟汝

南內史斌陰通大司馬溫殺之

斌音彬

秦王猛遺燕荆

州刺史武威王筑書

遺于季翻燕荆州治洛陽筑張六翻

曰國家今已塞

成臯之險

塞悉則翻

杜盟津之路

盟讀曰孟

大駕虎旅百萬自軹

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

監視

也猶言目所見也

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

降戶江翻

猛陳師受之燕衛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于

石門

石門在滎陽新樂亦當在滎陽界宋白曰衛州新鄉縣治古新樂城新樂城十六國時燕將樂安王

臧所築

執秦將楊猛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

事以為鄉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

鄉讀曰嚮造七

到翻從干容翻

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

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

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讒毀日深秦

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卒子將

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朝直遙翻主后相

尤主后謂燕主暉及可足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

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躊直留翻躊躇陳如又不

可審覆乃將舊騎舊騎自燕奔秦所從詐為出獵遂奔

樂安王臧于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

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勞力卿家國失和

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

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齊五世皆反葬于

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式又翻

亦各其志不足

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

兄弟罪不相及

晉曰季薦冀缺于晉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康

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

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

狼進則跋

其胡退則蹙其尾狼狼屬也生子欠一足二者相附而後能行故世謂進退不可而不能行者為狼狽

待之

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

復扶

又翻間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

沙城在沙野龍都即龍城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

殷紂暴虐日甚微子挹祭器而奔周武王

乃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

秦得由余而霸西戎

史記

不伐遂伐紂殺之而革殷命

秦得由余而霸西戎

史記

戎使由余使于秦繆公畱由余而遺戎王以女樂戎王受而說之繆公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使

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繆公問以伐戎之形并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吳得伍員而

克彊楚

楚殺伍奢其子負奔吳吳王閻問用其謀而伐楚破楚入郢

漢得陳平而

誅項籍

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至四年

魏得許攸而破袁紹

事見六卷

漢獻帝建安五年

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已用進取之良資也

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

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

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

塞悉則翻

如何

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于

殺垂乃為市井鬻賣之行

行下孟翻

有如嫉其寵而讒之

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畱羌鎮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

守

猛為輔國將軍以寅為司馬

代羌戍陝城而還

秦初以洛州刺史鎮陝今鄧羌既進

屯金墉故以桓寅代戍陝失冉翻

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

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

城即受三事之賞

三事三公也

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

曰苟不蹙抑朕心何以顯卿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

所守封爵酬庸

庸功也

其勉從朕命二月癸酉袁真卒

陳郡太守朱輔立真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

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曇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為

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

瑾渠名翻

三月秦王堅以吏部

尚書權翼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為司徒錄

尚書事

復扶入翻下同

猛固辭乃止

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

司馬溫遣督護竺瑶等禦之燕兵先至瑶等與戰于武

丘破之

武丘即丘頭文王平諸葛誕改曰武丘以旌武功社佑曰丘頭即潁州沈丘縣

南頓太

守桓石虔克其南城

惠帝分汝南立南頓郡南城壽春南城也

石虔溫之弟

子也

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鎮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

騎六萬以伐燕

慕容令自度終不得免

度徒洛翻

密謀起

兵沙城中謫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

謫陟革翻

五月庚午

令殺牙門孟嬌城大涉圭懼請自效

姓譜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嬌

居為翻

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謫戍士東襲威德城

威德城即

宇文涉夜于所居城也

燕王皝改曰威德城

殺城郎慕容倉據城部署遣人

招東西諸戍翕然皆應之鎮東將軍勃海王亮鎮龍城

令將襲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閉城拒守癸酉涉圭因侍

直擊令

令引涉圭置左右故得因侍直而擊之

令單馬走其黨皆潰涉圭

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亮為誅涉圭

為于

偽收令尸而葬之 六月乙卯秦王堅送王猛于灊上

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

魏收曰秦置上黨郡

治壺關城前漢治長子城董卓治壺

關城慕容氏治安民城後遷壺關城

長驅取鄴所謂疾

雷不及掩耳

淮南子之言

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

星發謂戴星而

發行也

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仗

威靈奉成筭盪平殘胡

盪徒朗翻

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

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以

言預為治舍以待其至

堅

大悅

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秦王猛攻壺關楊

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暉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

三十萬以拒秦

考異曰載記云四十萬今從晉春秋

暉以秦寇為憂召

散騎侍郎李鳳

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

黃門侍郎梁琛中書侍郎

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既出秦能戰乎鳳曰

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

足憂也

王猛字景略

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為

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

乎暉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

縣皆望風降附

降戶江翻

燕人大震黃門侍郎封孚問司徒

長史申胥曰事將何如胥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

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

左傳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

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
凶杜預注曰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

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

今福德在燕

福德在燕亦謂歲星在燕分也後苻

堅所謂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是也

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

為後燕復興張本復扶又翻又如字

大司馬溫自廣陵帥眾二萬討表

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為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鎮石頭波

隗之孫也

元帝之末劉隗避王敦之亂因北奔于後趙帥讀曰率將即亮翻下同

癸丑溫

敗瑾于壽春

敗補邁翻

遂圍之燕左衛將軍孟高將騎兵救

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廣漢

妖賊李弘詐稱漢歸義侯勢之子聚眾萬餘人自稱聖

王年號鳳凰

妖於驕翻

隴西人李高詐稱成主雄之子攻破

涪城

涪音浮

逐梁州刺史楊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遣子

瓊討高又使瓊子梓潼太守琥討弘皆平之

琥虛交翻

秦

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畱屯騎校

尉苟長戍壺關苟長當作苟襄引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使虎

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

呼故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并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火翻

評畏猛不敢進屯于潞川水經注潞川在上黨潞縣北閼駟曰潞水即漳水也為冀

州浸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

與慕容評相持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形者見于

外要者有諸中覘見其形未足以決勝負覘見其要則勝負之機決矣覘丑康翻又丑豎翻期以日

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

朝將戰

杜預曰詰朝平旦也
詰去吉翻朝如字

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

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

成蓋為
羌本郡

太守將即

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之

効戰謂
効力決

亮翻下同

戰也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

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

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既免羌詣猛謝猛

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于郡將尚爾況國家乎吾

不復憂賊矣

語牛倨翻
復扶又翻

大傳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

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

山者樵之所仰泉者汲之

所仰障固山泉使軍士不得樵汲而鬻薪水以牟利

積錢帛如丘陵

賈公彥曰土高曰丘大阜曰陵

士卒怨憤莫有鬪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

億兆之衆不足畏况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

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

重火見鄴中

間古莧翻重直用翻見賢遍翻潞川地

燕

主暉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

慕容鹿廟號高祖

當以宗廟社稷為憂奈何不撫戰士而權賣樵水專以

貨殖為心乎

權古岳翻

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于貧若

賊兵遂進家國喪亡

喪息浪翻

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

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

鄴道元曰評當水與軍人絹匹與水二石

且趨使戰

趨讀曰趣音趨玉翻

評大懼遣使請戰于猛

使疏吏翻

甲子猛陳於渭

源而誓之

按渭水不出潞縣水經注有涅水出潞縣西覆陂山或者渭字其涅字之誤乎又按溫公

稽古錄書王猛破評于清原杜預曰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其地又與潞川相遠姑存疑以待知者杜佑通典

作潞源陳讀曰陣下同

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

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

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

受爵明君之朝謂有功而

受賞於朝也稱觴父母之室謂受賞而歸舉酒為父母壽也朝直遙翻

衆皆踴躍破釜棄

糧大呼競進

呼火故翻

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

非將軍不能破勁敵

勅渠京翻

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

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

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

秦雍州刺史治安定安定在秦中為

大郡處昌呂翻

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不應猛馳

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

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
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餘萬人
降戶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撓奴教翻勒兵

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

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

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谷風之辭

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菹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

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陸璣草木疏曰葑蕀菁也菲息菜郭璞曰葑菰菜也江南有菰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菲芴土瓜也息菜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菑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菑方六翻

猛之

謂矣

秦兵長驅而東

自潞川而東攻鄴

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

子之日大殲醜類

謂甲子之日克勝事同周武王克紂殲悉廉翻

順陛下仁愛

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

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

三月為一時

而元惡克舉勲

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

詩曰星言夙駕謂早駕見星而行也電赴

言其疾也
帥讀曰率

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猛之

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

剽匹
妙翻

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

明軍無私犯

言軍士不敢
私犯鄴民也

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

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

更工衡翻
復扶又翻

王猛聞之歎

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

慕容恪字玄
恭封太原王

設太牢以祭之十一月秦王堅畱李威輔太子守長安

陽平公融鎮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

晉志安陽縣屬魏郡魏收志曰天平初併滂
陰安陽屬鄴又汲郡北修武縣有安陽城

宴祖父時

故老

苻洪父子先屯枋頭有故老尚存聞堅之來迎于安陽故宴之

猛潛如安陽謁堅

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

見十五卷漢文帝後六年

今將軍臨敵

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却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

詩

詔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

慮也監國冲幼

太子守曰監國監工衙

驚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

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初燕宜都王桓帥衆萬餘

屯沙亭

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有沙亭

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

內黃

內黃縣自漢以來屬魏郡

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

千犇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郎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

黨質子五百餘人

蔚於勿翻燕蓋遣兵戍上黨取其子弟畱於鄴以為質餘蔚扶餘王子故

陰率諸質子開門以納秦兵質音致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

主暉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衛將軍孟高

殿中將軍艾朗等犇龍城

姓譜艾姓晏子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有龐儉母艾

氏辛巳秦王堅入鄴宮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

僚吏有慍色

慍於問翻

高弼言于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

資負英傑高世之畧遭值迭阨

迭株倫翻

棲集外邦今雖家

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

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

言譬如為山自覆一簣而進成九仞之功簣求位翻土籠也八尺曰仞

奈何以一怒捐之

愚竊為大王不取也

高弼先從垂奔秦故敢進言為于偽翻

垂悅從之燕

主暉之出鄴也衛士猶千餘騎既出城皆散惟十餘騎
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

扶持暉經護二王

二王謂樂安王臧定襄王淵也

極其勤瘁

瘁秦醉翻

又所

在遇盜轉鬪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

解息解鞍息馬也冢

知隴

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

人高力極

力疲極也

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于地大

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

度徒洛翻射而亦翻

艾朗見

高獨戰亦還趨賊并死

趨七喻翻

暉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

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

姓譜巨姓也

暉曰汝何小人敢縛天

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

不降而走之狀

詰去吉翻降戶江翻下同

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于

先人墳墓耳

慕容氏之先皆葬昌黎

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

出降

晉穆帝永和八年燕主偽改元稱帝傳子暉共十九年而亡帥讀曰率

暉稱孟高艾

朗之忠于堅堅命厚加斂葬

斂力瞻翻

拜其子為郎中郭慶

進至龍城太傅評犇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于秦宜都

王桓殺鎮東將軍勃海王亮并其眾犇遼東遼東太守

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

疑擊之桓棄眾單走疑獲而殺之

疑魚力翻

諸州牧守及六

夷渠帥盡降于秦

帥所類翻

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

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

將即亮翻

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

四維

四維東南維西南維東北維西北維

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

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

更工衡翻

初

梁琛之使秦也

使疏吏翻

以侍輦苟純為副

侍輦之官蓋燕所置近臣也

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暉曰琛在長

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

之美

數所角翻

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

如琛言暉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

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郎

秦蓋循晉初之制併祕書于中書省也

引見

見賢遍翻

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

將

亮翻相

息亮翻

何為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

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

防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之先

見者也

易大傳之辭幾居希翻見賢遍翻

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

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

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

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國家臣就使知之

尚不忍為况非所及邪

梁琛忠于所事秦王堅不能顯而庸之識者有以知秦祚之不

長堅聞悅綰之忠

悅綰事見上卷三年

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郎中

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鎮鄴

使疏吏翻騎奇寄翻

進爵清河郡

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

鄧羌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真定郡侯郭

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鎮薊

薊音

賜爵

襄城侯

賜爵者賜之侯爵非有國有土也一日先未列爵今始賜之

其餘將士封賞

各有差堅以京兆韋鐘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

燕都鄴

以魏郡太守為京尹陽平輔郡也故堅皆以秦人守之

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

因舊以授之

盡易州縣牧守令長既駭觀聽且人情新舊不相安故皆因舊

以燕常山

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郎使與散騎侍郎京兆韋儒俱為

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

行下孟翻省悉景翻

勸課農

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于民者

皆變除之

并用燕秦之人為繡衣使者用燕人者以其習關東風俗用秦人者使宣堅之德意也行

下孟
翻

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暉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

鮮卑四萬餘户于長安

為後鮮卑乘亂攻秦張本

王猛表留梁琛為

主簿領記室督

晉制諸公府有主簿記室督各一人今猛以琛兼之

它日猛與僚

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

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

梁琛樂嵩郝畧也本

朝國弊皆謂燕也朝直遙翻使疏吏翻

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

此國

謂秦也

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

幾居希翻誕

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

言取臣之道與漢高帝異

猛大笑

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曰永昌復之終世

復方目翻除賦後也復除賦役終秦王之世也

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暉為新興

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真為奉車都尉李

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

三人者燕之三公也

李邽為尚書封衡

為尚書郎慕容德為張掖太守

為德兄子超留張掖而入姚氏張本

燕國

平叡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郎

漢有五官署郎左署郎右署郎故曰

三署郎舊制郎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秦遂以三署郎為官稱

其餘封署各有

差衡裕之子也

慕容銑之興也封裕以忠諫顯

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

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

慕容之初興黃泓歸之及僞之

取中原黃泓贊其決泓知數者也

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

謂歲星在燕分也

不

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

復讐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

為後慕容

鳳與丁零起兵攻秦張本

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

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

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

于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

為人用耳

左傳楚令尹子文曰狼子野心
史言燕之臣子非久下人者

秦省雍州

秦置雍州於安定今
省雍州入司隸校尉

是歲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

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

為秦攻
仇池張

本

資治通鑑卷一百二